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四

三之三

尚書張忠定公

公名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中
第知鄂州崇陽縣歷通判轉運使入為
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奏封駁司出
知益州咸平初召還為戶部使改御史
中丞出知杭州徙永興軍五年再知益
州還朝未幾出知昇州秩滿州民借留
就轉工部尚書再任仍充昇宣十州宣
撫使代還不能朝復求領郡命知陳州

八年卒年七十

三之三

八

周通

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
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
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
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
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

韓魏公撰
神道碑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
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
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
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

始令下唯通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縣
民亦貧至今也

談叢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答而遣之

談叢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刺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

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

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徃徃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旣而

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

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
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
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
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
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
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
恩共事上乃命入內內侍省押班衛紹
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爲屈未幾
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
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

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

神道碑

三之三

六四

周道

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
卒劉旰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
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
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
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
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
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
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
行公爲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

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

敵制勝人所不及神道碑○又記聞云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

潰為群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

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

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頷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之上曰

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

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

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

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討劉旰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

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

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

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

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

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

罰至當相顧歡躍錄語

公性剛毅寡欲唯著皂純袍角帶不事外飾

因責決一吏彼枝詞不伏公曰這的莫要

劔喫彼云決不得喫劔則得公牽出斬之

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

令出必行

錄語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見語錄

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記聞

八三之三

八六

周道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遯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於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怙怙知其已投井故無它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錄語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饒饒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

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錄語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錄語

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

八三之三

八七

用通

大閱始出眾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史塵

李順王均亂蜀張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張公見之集眾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歐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次卒自是一軍肅然

史危

公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

輒以累罷去

神道碑○又語錄云依當時米價三百六十字科折米一斗與此不同

公允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史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

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

八九矣

語錄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語錄

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

八三之三

八九

周通

吾舉

神道碑○又語錄云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久須舉好退者好退者

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頽替公察郡人

張及李畋張遠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

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

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神道碑○又湘山野

錄云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於鄉者得張及李畋張遠暇日召與語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亦三人佐之也○又語錄曰公問李畋曰子同人中何善講習者否畋以同門生劉式對公遂辟充州學主諸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休務日就學置酒以勸勞之自爾蜀人不以

千里為遠來
學者甚眾

忠定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
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
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
齊賢呼叅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及它語
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
齊賢深以為恨後於 上前短公曰張詠
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
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其辭醜

八之三

六十一

月通

詆故齊賢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辨 上曰
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
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 上曰今日暑
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
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

通水燕談

公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
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

神道碑

公知杭州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

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神道碑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

八三之三

八十一

周通

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

公明斷

神道碑

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

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
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
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
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
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于嘉
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神道碑
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
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
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

成語錄

八三之三

八十一

周通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奸民所
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

患遂絕

神道碑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
為守因問曰天使泚路來還曾見好官貪
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
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貪也公曰何以言
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
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郵肆無賭博
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

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
天使亦好官真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
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也東軒筆錄

忠定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陞見御史閤門
累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
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
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
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
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真宗嘗稱

八三之三

八十三

周通

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深嘆惜之水

燕談○又記聞所載與此大同但云乞斬丁謂頭置於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於丁氏之門以謝
丁謂上亦不罪焉○又談叢云公疾既愈上使中人往問將召之也丁謂以白金千兩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
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
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公自知禍必
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使坐與之博袖間出
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
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

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

豈可避耶談叢

公早學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

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

以濟無所顧惜神道碑○又蒙求曰張詠少學擊劍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官遠郡為

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能制詠寓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

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相傳此事是舉進士時史不言

公之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

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

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

八三之三

八四

月通

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

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神道碑○又語錄云公寢室中無侍

婢服玩之物聞如也李暉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晒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

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

日之言也○東軒筆錄云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

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中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在蜀四年被召

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公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為白金公即市汞百兩俾

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

而謝絕之

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

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爲薄逸人傅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瘥者一夕頓愈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其爲高人推重如

此神道碑○又語錄云公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

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

八三之三

八十五

周通

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兔褐繫條草裹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九曜院皆畫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爲之也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

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錄語

公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錄語

公曰爲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錄語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錄語

公謂李旼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

八三之三

八十六

周通

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錄語

公謂李旼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又曰子見舊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須革觀釁而動乘而革之雖痛繩以法亦怨不生也

錄語

李旼苦疝旣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
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
心如對君父畏之敬之靜久自愈錄語
王陶云臨川晏詹嘗爲余言張公自蜀還對
真宗言蜀中兵亂 朝廷處置緩急有失
幾宜者因言如王旦乃太平宰相爾 真
宗默然它日御便殿召公對謂公曰王旦
真太平宰相也仰視殿霤無它言公遂退
夫一語不合大功盡棄人之爲言固難矣
哉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
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
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
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
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也

三之四

樞密馬正惠公

公名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卒公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賜名補官歷典數郡景
德中擢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進樞
密副使出知天雄軍召知樞密院事出
知貝州卒年六十五

開寶五年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
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

八三之四

八

卷之八

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
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劫獄囚盜庫兵
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荆

公撰神
道碑

雍熙二年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
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
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
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神道
碑

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
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

粟多斂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
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

宗嘉之

神道碑

李順之亂公討平劔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
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
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
獨出招救兵復入賊以敗去

神道碑

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
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

三之四

八二

唐文

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
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薄我我軍雖
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
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神道碑

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
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

神道碑

知成都府有告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
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
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
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

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神道碑

知延州至郡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

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神道碑

又移知鎮州會契丹入邊自澶以北城郭皆
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
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
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
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
公屢趣之乃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
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

六三之四

八三

唐文

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神道碑

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

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許以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神道碑

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

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神道碑

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

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

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多以公言為是神道碑

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
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

文長於議論神道碑

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

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

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

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神道碑○又記聞曰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

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欽若將退知節

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又王文正遺事曰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

盡劄子莫謾官家馬公退見王文正公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

六三之四

六四

唐文

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馬公方直惟公力保庇於上前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

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

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

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

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

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記聞

三之五

樞密曹武穆公

公名瑋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知渭州真宗即位遷西上閣門副使徙鎮戎軍爲環慶鈐轄兼知邠州徙真定鈐轄復爲涇原鈐轄兼知渭州移知秦州兼緣邊安撫使天禧中爲鄜延路副都總管拜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

將軍知萊州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真定府定州都總管天聖八年薨年五十八嘉祐中詔配享真宗廟庭

公知鎮戎軍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羗人得書徃徃感泣於是康如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西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

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娥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成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

王荆公撰行狀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

八三五

二

劉永

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

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
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筆談

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
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
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行狀
秦西南羗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
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一足其求
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
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
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

八三五

八三

宋本

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為鄉導公即誘樣丹
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
奏以為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
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
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
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
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眾號十萬寇
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
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
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羗囉遵遂以

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
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

行狀

曹侍中將薨 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
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
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 上問
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
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版大高召主者
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
固不可改邪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
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

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
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
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
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
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邪對曰
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
衆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
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
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勅曰不
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

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遁瑋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壕西蕃由是懾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於頂呼之爲父云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記聞

曹太尉瑋知秦州立遵內寇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久之

八三之五

八五

劉永

瘡愈癥大數寸蓋用力氣使然也曹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大帥料敵當如此

東齊記事

曹瑋之守秦州也州之西止於文盈關關之所在最爲要害關之左右皆蕃族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爲之用故秦州每歲出兵以守文盈而已所守旣寡則州兵雖少而足用糧草可以自給自後帥臣守其舊規不

敢增改

龍川志

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羗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羗百族以上為軍主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

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

三之五

八六

劉永

弱勝者子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為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為法在渭州取隴外隴干

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隴干為德順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西海唃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顙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所重即有邊

奏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

狀行

公在西府丁謂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指公爲黨出公環慶又降知萊州公自知宿將爲謂所忌恐益爲竒中印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狀行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以爲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

八三五五

全

列示

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公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去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

狀行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

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駸
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
官初起爲定帥駸至定治事畢瑋謂駸曰
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
有所言駸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
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
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
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揔樞柄此時

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
然無以應卒駸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
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
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
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
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
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
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
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
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

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
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
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筆談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之五

五朝名臣言行錄

